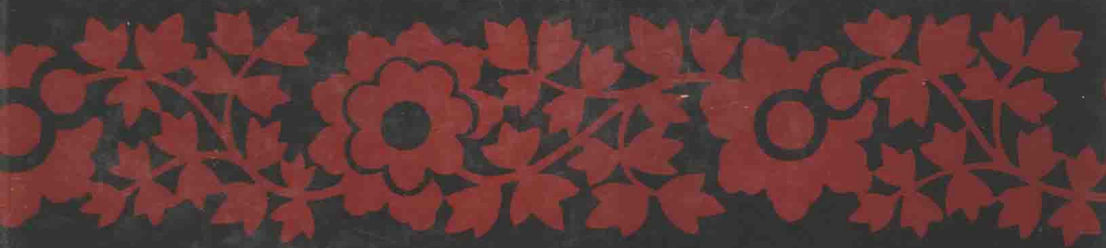


词调词律大典

盛 配 著

上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词调词律大典

原名词调订律
附重订词韵

(上)

盛配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词调词律大典

原名词调订律
附重订词韵

(中)

盛配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词调词律大典

原名词调订律
附重订词韵

(下)

盛配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调词律大典/盛配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4

ISBN 7-80074-773-5

I. 词… II. 盛… III. 词律-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958 号

● 词调词律大典

原名词调订律
附重订词韵

著 者/盛 配

责任编辑/江淑娟

装帧设计/赵 松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3.5 字数/1950 千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ISBN 7-80074-773-5/Z · 22

北京朝阳区

西坝河东里

定 价:240 元



盛配，字山带，一九零九年生，浙江温岭人。早年追随鲁迅先生赴厦门大学求学，一九三二年中文系毕业，从事教育工作，一九八零年退休。一生酷爱诗词，从青年时代开始即搜集研究历代词牌、词调、词律，有独特建树。历经六十年寒暑撰写「词调词律大典」。另撰有诗词各二千余首，以及集句集字为诗为联各若干卷，陆续出版。

一九九五年被收集于「当代诗词家大辞典」中，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詞調訂律

夏承堯署

词调词律大典

周振甫题



引言

盛配先生原籍浙江温岭，寄籍于杭州浙江大学求是村。一九三二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教员及校长二三十年。一九四〇年起，编订《词调订律》。越四十年，至一九八一年前，在萧山乡间完成初稿，改住求是村，书乃易稿。一九八二年来北京，在北京各大图书馆参阅词作及词律，书得三易稿。此二三年，发现阴去作上，得四易稿，盖历时四十五年而始成书。

盛先生著此书，因世间填词者有两派，一派严守周邦彦词，字字守周词字声不敢稍易，一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称为使词作的康庄大道变为充满荆棘的小径了。另一派只讲平仄，不辨上去阴阳，此夏先生所谓破词体也，夏先生称前者为诬词体。盛先生即欲纠正夏先生之所谓诬词体与破词体，因有《词调订律》之作。

一九六五年秋盛先生以《词调订律》未完稿，就正于夏先生，称据夏先生「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以订律，符合夏先生之词学。及《词调订律》成，时夏先生寓居北京，盛先生又以全稿请序于夏先生，时已三易稿。夏先生序《词调订律》，称盛先生书于阳上作去入派三声外更有所发展，加上阴去作上，阳平作去，入作阳平转去，上可代平，平可代上，名之为四声通变。藉以细致深入的订律，以救诬词体破词体之失，得先生的肯定。

盛先生得夏先生序后，以夏先生作序时在病中，稍嫌简略，嘱振稍加引申。振于词律本无所知，而盛先生情意殷渥，又不可却，因向盛先生请益。盛先生说：《词调订律》是一部以运用四声及四声通变法则订定词律的书。唐宋创词，亦得四声字互易，乃从字声之阳扬阴抑上考虑，主要在于论字声之阴阳轻浊。早有阳上作去、入派三声之说。加之以阳平作去，阴去作上，入作阳

平转去，平上互代，其说始全。余名之为四声通变。全查自唐五代创词调开始，历南北宋至于金元，词人填词，大都运用此一法则，尽人皆知，周邦彦填词，最工于律，其于运用通变处少；世人未尝知柳永填词，亦最工于律，以其运用通变处特多也。女词人李清照作《词论》，敢于讥弹当代名家所作，为『长短不葺之诗』，而独赞许柳词为协律。其代表作《声声慢》，敢于接连下九叠字而仍协律，是在巧用多用通变，一与柳氏齐驱于词坛耳。

至于词谱，递至明末，始有《诗余图谱》，清初有《填词图谱》《啸余谱》，相继问世，均为填疏调者而作，但于字旁，圈平圈仄，圈可平可仄而已。对于严调，信意改拗句为顺句。万树作《词律》时，频加诃斥。康熙二十六年，万树著《词律》成。戈载赞曰：『为于举世不为之日。』其书于注中每道及宜去宜上、宜去上、宜上去，指出中有妙理，教人必须遵守之。实为试作四声谱之先行者。厉鹗见之，其所作严调，每顾及去上与去。论者称『厉词即守万氏之说者』。万氏《词律》推动词坛之功钜矣。迟至十年，王奕清辈奉旨撰《词谱》，罗列调体，声言：『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对于四声，则称：『按律谐声，在宋张炎，已云旧谱零落，姑置勿论。』是其作谱，又退回到万树《词律》以前了。道光间，谢元淮作《碎金词谱》，自以为作出谱之论四声者，孰知但取旧谱于字旁逐一注出原字声耳。清末杨易霖作《周词订律》，序云：『凡遇继声诸作。其四声与周从同者，定为四声词。无论沿袭旧调，抑自制新曲，一概注明四声，美成孤调亦然。』是杨氏但就周氏一家词，注出原字声，是认为周词每一字之字声，为正确不可改易，为协律。亦为所从列各词，指出作者为未能从周，为不协律。何者为上可作去，去可作上，入可作平为尚属从周为尚协律。虽未指明阳上作去，阴去作上之类，大抵已知晓通变过后之实际情况。惜未能运用万氏所提出之校订方法，作出每一调体之真正四声谱如故。杨易霖曾云：『万氏词律取前贤诗余参伍比较，意在求其通律，立为定程。今日祇能视为大辘之椎轮耳。』杨氏订律，作参互比较矣，然仍未能求其通律也。以上所论列四家，王奕清辈自认为无法作四声谱，

谢元淮妄作四声谱，一无是处，万氏只是试作初坯，杨氏亦未成定器也。

一九四〇前，盛先生初以万树《词律》，有补遗，有校刊，试为合成一编。一九五一年前后，得见《全宋词》初印本，后又得再印本。一九六六年后，得见杨易霖《周词订律》，乃立意作为四声谱，求全球深入，定名为《词调订律》。在四五十年编写过程中，得到四大发现。为写成此书，具有足够之可能性。

(一) 发现从全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三万余首中，就词调论，十之九均究及四声。

(二) 发现在究及四声之词篇中，几或多或少均运用到四声通变。

(三) 发现除阳上作去，入派三声外，加上阴去作上，阳平成去，平上互代，以及入作阳平转去，才算得四声通变之全。

(四) 发现在去字声上，除基本同中原音韵外，尚借用今国音所作之字声，并常读「怎」「想」「楚」「海」「把」等字为去。

万氏曾明言：「试以后段较前段，更以此词较彼词，则古人名作，无不整齐明白，如指掌列眉，一定不易，所谓律也。」余即以此法，考订词律，而成此《词调订律》也。

余之订律，先求校全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三万首以上，词调近千，词调十之九均究及四声为严调。此外所谓疏调，特多小令，中长调只有数十。在两宋疏调，有《满江红》、《念奴娇》、《沁园春》、《贺新郎》、《蝶恋花》、《临江仙》等，均有四五百首，《水调歌头》竟多达七百余首。仔细搜寻，其中亦有严调在，如《满江红》之有徐昌图体，《蝶恋花》之有杜安世体，《水调歌头》之有贺铸体，《贺新郎》之有叶梦得、史达祖体等。在于严调，相同者一般只有三四首六七首，多则一二十首以至六七十首。余必做到扫数并校。至于疏调亦遍加搜索，不稍放过。

次求校词精细。对于严调，要逐句逐字排比，排比其相同者各篇，排比其前后段相同处。认出其同异之句法、四声、体裁。亦有随意填成疏调者，为一并考订说明之。至如刘辰翁辈少数词

人，用严词而信意涂抹者，乃屏弃不计。对于孤调之并不能对校者，亦必对比其前后段相类似之处，或查对及后人运用此调时之声体。不得已则单凭已见料理之。

列调到体，必求其稳妥。首先择其律最工、句最完整、最有代表性者，为列作第一式。次乃各体之尚可作为填词之示范者。其余异句异篇，但于说明中附带及之，或附于其后。所列调体，与词律词谱均不尽相同。自以为：如此，则既可明确到每一调之演变过程与变化规律，并使入于填词时，选调选体，有所适从也。

以上皆为盛先生所言，于历代词人所作的严调疏调，于历代言词谱者之得失，以及盛先生治四声谱之发明，治《词调订律》之过程，皆有所阐明。引之以以为夏先生序言之引伸可乎？

周振甫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前言

余平生爱好填词，四十余年来，得两三千首。或问是婉约派，抑是豪放派？沉吟良久，答之以是粗人之词也。太原胡辛秋君，曾自署为梦窗侍者，余则戏自署为屯田走卒。彼笔触细腻，而余毫端卤莽，譬之皮黄，彼旦我净，何尝不均以走腔合拍，为起码条件。同为填取严调，四声彼协七八，而余却每勉力协其八九。盖彼确守清真梦窗，而余则走屯田路线耳。

屯田者，寄食北里。以能托于音，作美听之老调新腔，多改令为慢，先夺人之耳，能切音言情，作妩媚浅显之辞，进夺美人之心。而其没也，仙人掌路，为作吊柳会。以其能以五声通变，解决遣辞与协律间之矛盾，而求得协律成功，为词创调。而余以五十余年时间，试改编词律词谱之类，成为词调订律一书，所掌握之法宝，即为四声通变。愿提与爱好词学者，共商讨之。

一、词调之发生与发展

词为音乐之文学体裁，尽由音乐陶铸以成。

为先言燕乐。燕乐者起于隋唐之际，唐开元天宝间，其曲始繁。唐代燕乐曲辞，为取五七言律绝，配之以乐，为乐府，为声诗，为齐言诗。词亦是曲辞，则改之为长短句。唐元稹乐府古题序，即云：「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是指声诗。又云：「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斯皆由乐以定词，非先词以配乐也。」是可以说是指词。

是度词者，咸依音声之准度。一则求其完全符合于音乐节奏，在形式上，索性写成长短句，

除去不相适应之缺憾。一则求其尽量协调音律，在内容上，务必严究四声，以成其为最和谐之内在音乐。是词可以说是一方面发生于乐府，近人吴熊和乃云：「从音乐方面说：词是燕乐发展的副产品；从文学方面说：词是诗乐结合的新创造。」（宋调通论） 实则从音乐方面说，不止是副产物，而是改进品。说为诗乐结合的新创造，自毫无愧色。

词之发生，实有二源：一即为如上说由乐府演变过来，系借用声诗，五七言律绝，填实和声成为长短句。一则直接记录燕乐，照谱填词，本来即是长短句。前者为由乐以定词，后者却真正做到由乐以填词。詹安泰云之为：「其由诗来，而未加变化，则属承袭，其由乐歌关系而另作新曲者，则属创制。」（词学论稿） 实则填实和声，何曾完全承袭。再者虽袭用五七言律绝格式，每安排以缜密四声，从事录音，远非一般声诗所得比拟。今则「见于乐府诗集的，大部分是声诗，见于敦煌曲及花间尊前诸集的，则方始是词。」（宋调通论） 统计唐五代所产生词调，由乐府演变成者，为极大部分，照歌谱直接填成者，却为少数。

自来光主张词源于乐府者，为诗余说。朱熹曾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了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百四十） 方成培亦云：「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香研居词麈） 演变律绝成词，一般均是小令中调。对于当时已有杜牧八六子，尹鹖金浮图，钟辐卜算子慢，唐庄宗歌头等慢词长调，就无法予以解释。嗣后有惟主张词但照谱填成为依声说。然亦无足够理据为之解释澈底。

自从敦煌发现云谣集等词篇后，始确信词调有直接按歌谱填成者，非必为由令而发展为慢。龙沐勋乃云：「云谣集使吾人得以窥见唐代民间流行歌曲之真面目。因而证知令与慢曲词，实同发展于开元天宝之世。」（中国韵文史）

词调为应歌而作，理当顾及四声。元稹即先提出：「声韵平上之差，莫不因之准度。」有若

夏承焘所云：「词之乐律，虽非字声所能尽，而字声和谐，亦必能助乐律美听。即四声之分愈严，则合乐之功益显。」是知直接按谱填词者，本须顾及四声，填实和声，由诗变词者，亦非但求平平仄仄，一三五勿论，可以了事。以上元氏所说，平上之差，应说作四声之差，或上去之差，为更确切。

吴熊和云：「在句式和声韵两方面，都随乐而定。这就进入了依谱填词的阶段，是确立词体的开端。循此而进，经过晚唐五代到北宋，依谱填词的方式，日趋复杂和完善，终于形成了一整套与诗律不同的词律。词体从此独立发展，与诗分流异趋，它同声诗之间的区别，也判若鸿沟了。」（宋调通论）

在词调发生之初期，即注意及四声，要做到由严而进于更严。小令如温庭筠之定西番愿方怨，皇甫松之抛球乐，成为严调。慢词中调，无论是敦煌所发现，或是花间集等处所见，为数虽不多，一般均能顾及四声。如离别难，秋夜月，中兴乐，凤楼春，别仙子等，成为严调，如秦怨春（秦字原作秦，不可识），金浮图、凤归云，则成为更严调。此可说是奇事，为自来一般词学家，所未曾梦及。秦怨春等三调，均前后段同，试稍作对校，即可看出安排四声，尤其是在去声字方面是如何严密而整齐。

茶怨春 七十四字

敦煌发现 无名氏

柳枝垂处也，喜鹊语零零。焚香稽首告君情。恭得萧郎好武，累岁长征。向、沙场

里，输宝剑，定机枪。去时花欲谢，几度叶还青。（遥）相思夜夜到边庭。（愿）

天下销戈铸戟，舜日清平。待、成功日，麟阁上，画图形。

金浮图 九十六字

唐·尹鹖

繁华地，王孙富贵。玳瑁筵开，下朝无事。压红茵，凤舞黄金翅。玉立纤腰，一片揭

天歌吹。满目绮罗珠翠。和风淡荡，偷散沉檀气。堪判醉。韶光正媚。拆尽杜

丹，艳迷人意。纵金张，许史应难比。贪恋欢娱，不觉金乌西坠。还惜会难别易，金

船更劝，勒住花骢辔。

凤归云 八十二字（别调）

敦煌发现 无名氏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

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颺。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

平 上入去 平 平 平 入上去 去 必去平 平 宜平 平 必去去 入上平 平 去 去 去 平 平
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唐五代词，连同花间集云谣集等，每加有衬字，甚至衬句，每运用及四声通变。再加以传本有脱衍错字。乍见之不加细察，将均作为在发展中，尚未定型目之也。细察之，即可见其创调及安排四声，均已大有规模。

唐末温庭筠，为最早之出色词人，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当时歌席，多是其词。」（云溪友议）所作菩萨蛮十五首，大都能顾到去声。上文所已提及之，定西番有三首，遇方怨有二首，四声严密而划一，成为严调。

五代名家，有二十三人，均顾及四声。所作词篇，如韦庄之思帝乡、荷叶杯、应天长；顾夘之河传、临江仙；孙光宪之生查子、河传；冯延巳之酒泉子、醉花间；以及李煜之望远行，均为严调小令。至如欧阳炯之贺明朝，毛文锡之甘州遍、赞成功，更成为严调中调。其句法组织与四声安排，均无逊于宋人。

北宋柳永始专心从事于词调之整理与创作。李清照评为「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词林纪事云：「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辞，始行于世。」柳氏实成为慢词之改制与再加创制者。如敦煌已发现有平韵内家娇，柳氏因以改制为仄韵内家娇，四声三之二相若。如敦煌发现有倾杯二首。柳氏作倾杯「冻水」一首，句法四声，均与之相若过半。胡云翼有云：「他的乐章集所用的一百多个词调中，绝大部分是前所未见，或者是借用旧曲制成新体的。有长达两百字以上的如戚氏。词的体式至此，便相当完备了。」（宋调选前言）原先易孺亦云：「耆卿启慢调先河，竟体皆足以资渠度。」（大厂词稿依柳小序）柳氏能新制如许词调，原均具有极严谨之四声。惟以多作四声通变于其间，有使未易觉察耳。

北宋另一更伟大词人，则为周邦彦。周氏曾提举大晟府，可说是专业制曲家。胡云翼亦云：